

顾随讲 中国古典诗词

顾随讲中国古典诗词【下】

叶嘉莹 笔记

高献红 顾之京 整理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教育出版社

顾随讲
中国古典诗词

顾随讲中国古典诗词【下】

叶嘉莹 笔记
高献红 顾之京

整理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教育出版社

目 录

CONTENTS



1	词之三宗
17	闲叙《樵歌》
29	稼轩词心解
30	一 健笔与柔情
34	二 文辞与感情
36	三 “通”与“不通”
39	四 才气与思想
43	五 性情与境界
48	六 英雄的手段与诗人的感觉
52	七 含笑而谈真理
56	八 余论
59	附一 辛弃疾词选目 (27首)
61	附二 辛弃疾浪漫主义词选目 (25首)
63	说竹山词
65	一 伤感
69	二 情致
72	三 纪事
75	四 贫与瘟
78	五 感觉与印象
83	宋词短说

- 84 一 少游词好语言
85 二 从程垓《小桃红》说到咏夏
88 三 姜白石之“干净”
89 附一 梅溪词选目
90 附二 宋词俗语举例
- 95 谈元曲
96 一 元剧中之悲剧
98 二 说《西厢》
100 三 《东堂老》
102 四 曲少文字障
- 103 论王静安
104 一 “境界”说我见
127 附一 《人间词话》评点
133 二 说静安词
142 附二 静安词选目
- 143 古代不受禅佛影响的六大诗人
- 149 知·觉·情·思
- 159 欣赏·记录·理想
- 165 漫议S氏论中国诗
- 171 漫议N、K二氏之论诗
- 175 杂谭诗境
176 一 神秘与玄妙
181 二 恐怖
183 三 伤感

186	四	穷愁与愤恨
189		杂谭诗之特质
191	一	格物与物格
197	二	余裕与韵味
200	三	言中之物与物外之言
202	四	动与静
203	五	气·格·韵
205		杂谭诗人之修养
206	一	诗人本身须是诗
208	二	诗人之五种习气
214	三	读禅与学诗
216	四	尊物与多情
219		杂谭诗之创作
220	一	世法与诗法
225	二	心物与因缘
227	三	创新与冒险
229	四	五古须酝酿
231	五	长诗须铺张
233	六	词语之“返老还童”
235	七	双声叠韵
237	八	山岳式与波浪式
238	九	作诗与读诗
241	十	自评诗词
257		附 录
258	一	驼庵诗话
319	二	驼庵诗话补编

327		后 记
-----	--	------------

词之三宗

江西诗派有“一祖三宗”之说，“一祖”为杜甫，“三宗”为黄庭坚（山谷）、陈师道（后山）、陈与义（简斋）。词史亦有“一祖三宗”，词之“一祖”乃李后主^①，词之“三宗”乃冯延巳（正中）^②、晏殊（同叔）^③、欧阳修（六一）^④。

词之“一祖”乃李后主，开山大师多是天纵之才，无师自通。词之“一祖”姑不论，今且略说其“三宗”。

冯正中，沉着，有担荷的精神。中国人多缺少此种精神，而多是逃避、躲避，如“因过竹院逢僧话，又得浮生半日闲”（李涉《题鹤林寺僧舍》）。宁愿同学不懂诗，不作诗，不要懂这样诗，作这样诗。人生没有闲，闲是临阵脱逃。冯正中“和泪试严妆”（《菩萨蛮》），虽在极悲哀时，对人生也一丝不苟。

胡适之讲大晏：

闲雅富丽之中带着一一种凄婉的意味。

（《词选》）

“闲”，安闲自在。“闲雅富丽”是外形，“凄婉”是内容。然胡氏所言只对一半，闲雅、富丽、凄婉之外还有东西。

金风细细。叶叶梧桐坠。绿酒初尝人易醉。一枕小窗浓睡。紫薇朱槿花残。斜阳却照阑干。双燕欲归时节，银屏昨夜微寒。

①李煜（937—978），初名从嘉，字重光，号钟隐，南唐中主李璟第六子，史称李后主，精书画，通音律，尤以词成就最高，被称为“词中之帝”。

②冯延巳（903—960），又名延嗣，字正中，南唐宰相，工于词，有《阳春集》。

③晏殊（991—1055），字同叔，宋初词人，被誉为“北宋倚声家初祖”，有《珠玉词》。

④欧阳修（1007—1072），字永叔，号醉翁，又号六一居士，北宋前期诗文革新运动领袖，著名词人，有《六一诗话》。

(《清平乐》)

大晏此首除外表闲雅、内容凄婉外，则毫无可取。文章要“心物一如”，生活亦然，物质、心灵打成一片。作这样的词没这样的生活环境不成——物；有此生活而没这样心灵修养也不成——心。（虽陶、杜亦不成。）

大晏的特色乃是明快。此与理智有关。平常人所谓理智不是理智，是利害之计较，或是非之判别。文学上的理智是经过感情的渗透的，与世法上干燥、冷酷的理智不同，这便是明快。如其《少年游》下片：

霜前月下，斜红淡蕊，明媚欲回春。莫将琼萼等闲分。
留赠意中人。

冯正中对人生只是担荷，大晏则是有办法。《珠玉词》乃是《阳春词》的蜕化，并非相反。冯氏有担荷精神，大晏有解决的办法。

韦端己^①有词：

春日游，杏花吹满头。陌上谁家年少，足风流。妾拟将身嫁与，一生休。纵被无情弃，不能羞。
(《思帝乡》)

冯正中有词：

春日宴，绿酒一杯歌一遍。再拜陈三愿。一愿郎君千岁，二愿妾身常健，三愿如同梁上燕，岁岁长相见。
(《长命女·春日宴》)

韦、冯写这样词是偶然的，大晏写“莫将琼萼等闲分。留赠意中

^①韦庄(836—910)，字端己，五代前蜀诗人、词人，花间词派重要作家，词风清丽，有《浣花集》。

人”不是偶然的，是意识了的。他如：

满目山河空念远，落花风雨更伤春。不如怜取眼前人。

（《浣溪沙》）

不如怜取眼前人，免更劳魂兼役梦。

（《木兰花》）

不如归傍纱窗，有人重画双蛾。

（《相思儿令》）

闲役梦魂孤烛暗，恨无消息画帘垂。且留双泪说相思。

（《浣溪沙》）

诗中非不能表现理智，唯须经感情之渗透。文学中之理智是感情的节制。感情是诗，感情的节制是艺术。普通人不是过便是不及。李义山在某种程度上比老杜高，就在此。义山诗“五更疏欲断，一树碧无情”（《蝉》），上句尚不过写实，下句真好，是感情的节制，诗之中庸。^①

陶渊明诗有丰富热烈的感情，而又有节制，但又自然而不勉强。大晏词感情外有思力，“满目山河空念远”三句可为大晏代表，理智明快，感情是节制的，词句是美丽的。人生最留恋者过去，最希冀者将来，最悠忽者现在——现在在哪？没看见。人真可怜，就如此把一生断送了。“满目山河空念远，落花风雨更伤春”是希冀将来，留恋过去，而“不如怜取眼前人”是努力现在。“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”二句，像小可怜儿，不如此三句。这样作品不但使你活着有劲，且使你活着高兴。（现在中国作品不但读后没劲，连读后使人自杀的作品都没有。）你不要留恋过去，虽然过去确可留恋；你不要希冀将来，虽然将来确可希冀。我们要努力现在。尽管要留恋过

^①叶嘉莹此处有按语：“‘一树’句是感情之艺术的表现，此即顾先生所谓‘节制’，并非压抑。”又按：“大晏之节制有理性的反省、安排。”

去，希冀将来，而必须努力现在。这指给我们一条路。

大晏说“不如怜取眼前人”、“不如归傍纱窗，有人重画双蛾”，假如“眼前”无人可“怜”，“窗下”也无人“画双蛾”，则“且留双泪说相思”。义山有诗句：

可能留命待桑田。

（《海上》）

只论“留”字，义山此“留”字与大晏的“留赠意中人”、“且留双泪说相思”二“留”字同，而义山用“可能”二字是怀疑的；不如大晏，大晏是肯定的，不论成功、失败，都如此做。“正其谊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”（董仲舒语）^①，道家有取无予，而真正的爱是给予、牺牲而非取得。大晏所表现的境界与渊明相似。

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云：

《诗·蒹葭》一篇，最得风人深致。晏同叔之“昨夜西风凋碧树。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”，意颇近之。但一洒落，一悲壮耳。

《诗经·秦风·蒹葭》：

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

溯洄从之，道阻且长。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央。

真是诗味。后人皆不免装腔作势，古人则自然，不假修饰。《蒹葭》首二句是兴，后六句说“伊人”，并非实有其人，乃伊人之幻影，是幻影（幻想、幻象）之追求，故“宛在水中央”。《蒹葭》是

^①《汉书》卷五六《董仲舒传》：“夫仁人者，正其谊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。是以仲尼之门，五尺之童羞称五伯，为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也。苟为诈而已，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也。”

平的，顶多有向背、顺逆之分而已。^①而晏同叔之：

昨夜西风凋碧树。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。
(《蝶恋花》)

则更多一手——上下，真是悲壮、有力。此可代表中国文学之最高境界。张炎^②“折得一枝杨柳，归来插向谁家”(《朝中措》)，未尝不表现人生，非纯写景，而所表现是多么没出息、多么软弱之人生；大晏所写是多么有力、上进、有光明前途的人生。而好坏之相差，说远，远在天边；说近，其间不能容发。

上所举大晏一类词是好的，有希望，有前途；而此类最容易成为叫器。文学不是口号、标语。文学中最高境界往往是无意。《庄子·逍遥游》所谓无用之为用大矣，无意之为意深矣——意，将就不行，要有富裕。无意之为意深矣，愈玩味，愈无穷；愈咀嚼，味愈出。有意则意有尽，其味随意而尽。要意有尽而味无尽。大晏便是如此。意——只此“昨夜西风凋碧树。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”三句十六字，而味无穷。作者是不得不如此写，以为必如此写始合于其心，而在读者看来，此种技术真是蛊惑，叫我们向右不能向左，叫我们向左不能向右，不仅是感动，简直被缠住了。正如歌德(Goethe)《浮士德》一出，唤起德国之魂，千百年以前的作品，到现在还生气虎虎。

最初所举大晏词尚是消极的，今所举“昨夜西风凋碧树”三句则是进取的。

大晏词尽管有无意义、无人人生色彩的，而照样好、照样蛊惑人的，如其两首《破阵子》：

忆得去年今日，黄花已满东篱。曾与玉人临小槛，共折香英泛酒卮。长条插鬓垂。人貌不应迁换，珍丛又睹芳菲。重把一尊寻旧径，所惜光阴去似飞。风飘露冷时。

①叶嘉莹此处有按语：“诗中所表现的是平面的追寻。”

②张炎(1248—1314后)，字叔夏，号玉田，又号乐笑翁。宋末词人、词论家，有《山中白云词》及论词专著《词源》。

燕子来时新社，梨花落后清明。池上碧苔三四点，叶底黄鹂一两声。日长飞絮轻。巧笑东邻女伴，采桑径里逢迎。疑怪昨宵春梦好，元是今朝斗草赢。笑从双脸生。

“忆得去年今日”与“燕子来时新社”两首中，“长条插鬓垂”与“笑从双脸生”原是很平常，但写得好，说“长条”便“长条”，说“插”便“插”，说“垂”便“垂”，此便是蛊惑。自大晏一传而为欧阳，再传而为稼轩。“折得一枝杨柳，归来插向谁家”便小气；而大晏“重把一尊寻旧径”，真洒落。天下事无可不说，人大方说出来便大方。

《珠玉词》选目：

- (1) 《浣溪沙》（淡淡梳妆）
- (2) 《浣溪沙》（一向年光）
- (3) 《采桑子》（阳和二月）
- (4) 《采桑子》（时光只解）
- (5) 《清平乐》（金风细细）
- (6) 《相思儿令》（春色渐芳）
- (7) 《少年游》（重阳过后）
- (8) 《玉楼春》（帘旌浪卷）
- (9) 《凤衔杯》（青蘋昨夜）
- (10) 《破阵子》（忆得去年）
- (11) 《破阵子》（湖上西风）
- (12) 《山亭柳》（家住西秦）

上选十二首，可分为三类：

A型：伤感词。大晏的伤感词如《浣溪沙》（一向年光），《采桑子》（阳和二月）、（时光只解），《凤衔杯》（青蘋昨夜），《破阵子》（忆得去年）、（湖上西风），《山亭柳》（家住西秦）。

B型：蕴藉词。大晏之蕴藉词如《清平乐》（金风细细）。此取其颇似晚唐诗者，在集中尚有。词比诗含蓄性差，词中此类作品少。现在新诗晦涩（胡适新诗太显露），矫枉过正。晦涩若只是作风上晦涩尚可，今之新诗则为意义上的晦涩，此要不得。废名^①讲新诗举冰心女士《父亲》“出来坐在明月里，我要听你说你的海”，说好只在此两句，虽然短，装下一个海。诗人要说什么是什么，使人相信，而且明知是假也信；不然明知是真也不信。

词比诗显露，不含蓄，而其好亦在此。如“折得一枝杨柳，归来插向谁家”，我们尽管轻它无意义，平常的伤感，而忘不了，有魔力。《珠玉词》之蕴藉作品可以说是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至于词是否当如此写，乃另一问题。（五言古最当蕴藉，故唐宋不及六朝，唐人尚可，宋人就不成。近人唯尹默先生五言古真好。）

C型：明快词。大晏之明快词如《浣溪沙》（淡淡梳妆），《相思儿令》（春色渐芳），《少年游》（重阳过后），《玉楼春》（帘旌浪卷）。情、思，原是相反的，而在大晏词中，情、思如水乳交融。

鲁迅先生书简以为：读书不可只看摘句，如此不能得其全篇；又不能读其选本，如此则所得者乃选者所予之暗示。^②如张惠言《词选》^③，寓言；胡适《词选》，写实；朱彊村《宋词三百首》^④，晦涩。一个好的选本等于一本著作，不怕偏，只要有中心思想。

读词听人说好坏不成，须自己读。“说食不饱”。

①废名（1901—1967），原名冯文炳，现代具有田园风格的乡土抒情作家，颇具影响的词论家，有《谈新诗》。

②鲁迅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题未定草六》：“选本所显示的，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，倒是选者的眼光。”“还有一样最能引读者入于迷途的，是‘摘句’。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，经摘取者一吹嘘或附会，说是怎样超然物外，与尘浊无干，读者没有见过全体，便也被他弄得迷离惝恍。”

③张惠言（1761—1802），字皋文，清代词学家，常州词派创始人，论词强调“比兴寄托”，编有《词选》。

④朱祖谋（1857—1931），号强村，晚清四大词家之一，编有《宋词三百首》。

宋代之文、诗、词三种文体，皆奠自六一。文，改骈为散；诗，清新；词，开苏、辛。欧文学之不朽，在词，不在诗、文。^①

“晏欧清丽复清狂”^②。晏，清丽；欧，清狂。恶意的狂，狂妄、疯狂；好意的狂，“狂者进取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，狂者是向前的、向上的。“苏辛词中之狂”（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），六一实开苏、辛先河。

或以为苏、辛豪放，六一婉约，非也。词原不可分豪放、婉约，即使可分，六一也绝非婉约一派。胡适以为欧阳修词承五代作风，不然。大晏与欧比较，与其说欧近于五代，不如说大晏更近于五代，欧则奠定宋词之基础。

若说大晏词色彩好，则欧词是意兴好。如其《采桑子》：

春深雨过西湖好，百卉争妍。蝶乱蜂喧。晴日催花暖欲然。
兰桡画舸悠悠去，疑是神仙。返照波间。水阔风高颺管弦。

清明上巳西湖好，满目繁华。争道谁家。绿柳朱轮走钿车。
游人日暮相将去，醒醉喧哗。路转堤斜。直到城头总是花。

中国诗偏于含蓄蕴藉，西洋诗偏于沉着痛快。词自五代至于北宋，多是含蓄。二主（南唐二主李璟、李煜）沉着而不痛快，此盖与时代有关。（南宋稼轩例外。）六一以沉着天性，遇快乐环境，助其意兴，“狂”得上来。

“江碧鸟逾白，山青花欲燃”（杜甫《绝句二首》其二），语意皆工，句意两得。六一词“晴日催花暖欲燃”，或曾受此影响，而意

^①叶嘉莹此处有按语：“此盖谓以文学不朽论之，欧之作用在词，不在诗文。”

^②顾随《〈荒原词〉既定稿手写六绝句附卷尾》其三中句。全诗云：不许清真作雁行，晏欧清丽复清狂。未能扑去尘三斛，怅望千秋空自伤。

境绝不同。“江碧”二句是静的，六一词是动的，一如炉火，一如野烧。吾人读古人作品当如此。

“清明上巳西湖好”一首，前半阙蓄势，后半阙尤佳。此所谓“西湖”，指安徽颍州西湖。（现在西湖都成平地了，一点水也没有了。）六一此首调子由低至高，是动的、热的，静中之动，动中之静。韦庄有词：

绿槐阴里黄莺语，深院无人春昼午。画帘垂，金凤舞，
寂寞绣屏香一炷。碧天云，无定处，空有梦魂来去。夜
夜绿窗风雨，断肠君信否。

（《应天长》）

静中之动。六一词是动的、热的；韦庄词是静的、冷的，静中有动。

“绿槐阴里”是静，“黄莺语”是动。静中之动偏于静，动中之静偏于动。

能说极有趣的话的人是极冷静的人，最能写热闹文字的人是极寂寞的人。写热烈文字要有冷静头脑，寂寞心情，动中之静。或者说热烈的心情，冷静的头脑。因为这不是享受，是创作。只作者自己觉得热不行，须写出给人看。无论色彩浓淡、事情先后、音节高下，皆有关。

六一词调子由低至高，只稼轩一人似之。六一词能得其衣钵者，仅稼轩一人耳。

六一亦有其寂寞的、静的词，不过静中仍是动。如《采桑子》：

画船载酒西湖好，急管繁弦。玉盏催传。稳泛平波任醉
眠。行云却在行舟下，空水澄鲜。俯仰留连。疑是湖中
别有天。

群芳过后西湖好，狼藉残红。飞絮濛濛。垂柳阑干尽日
风。笙歌散尽游人去，始觉春空。垂下帘栊。双燕归来
细雨中。

何人解赏西湖好，佳景无时。飞盖相追。贪向花间醉玉卮。
谁知闲凭阑干处，芳草斜晖。水远烟微。一点沧洲白鹭飞。

六一写动固然为他人所无，其写静亦与他人不同。欲解此“垂柳阑干尽日风”，须想：“柳”是何生物？“阑干”是何地？“尽日风”是何情调？吹人？吹柳？人柳皆吹？人柳合一？“垂柳阑干尽日风”，愈静愈动。韦庄之“绿槐阴里黄莺语”，愈动愈静。大晏词“清丽”是一绝；六一词“清狂”，此景亦无人能及。稼轩只得其三四，失之粗。

观延巳、大晏、六一，三人作风极相似，而又个性极强，绝不相同。如大晏之蕴藉，冯便绝无此种词。唯三人伤感词相近，其实其伤感亦各不同。

冯之伤感，是沉着。（伤感易轻浮。）清初三大词人^①之一项莲生作有《忆云词》，其词中有句“夕阳红到马缨花”（《浣溪沙》）、“嫌漏短，漏长却在，者边庭院”（《玉漏迟》），也是伤感，而没劲。唐人裴夷直^②诗中有句“病来帘外是天涯”（《病中知皇子陂荷花盛发寄王绩》），真是可怜。正中之伤感则是沉着。

大晏之伤感，是凄绝，如秋天红叶。抒情诗人多带伤感气氛。别人写秋天是衰飒的，大晏是明丽的，虽然也有伤感作品，但只是一部分。

六一之伤感，是热烈。伤感原是凄凉，而六一是热烈。故胡适以为欧词承五代，非也。

一本《六一词》不好则已，好就好在此热烈情调，不独伤感词为然。大晏词是秋天，欧词是春、夏，所惜以春而论则是暮春。六一词之热烈，也是比较言之，其中亦有衰飒伤感作品。艺术之能引人都不是单纯的，即使是单纯的也是复杂的单纯，如日光七色合而为白；如

①清初三大词人，指纳兰性德、项莲生、蒋春霖。

②裴夷直（787—859），字礼卿，中唐诗人。

酒，苦、辣而香、甜，总之是酒味。有人喝酒上瘾，没人吃醋上瘾。六一词热烈而衰飒，衰飒该是秋天，而欧词是春天。

六一，不许其沉着，不许其明快，乃“继往开来”。“继往开来”四个字是整个功夫。一种文学到了只能“继往”，不能“开来”，便到了衰老时期了。六一词若但是沉着，但是明快，则只是“继往”，何得为“三宗”之一？

“不胜古人，不足以与古人并。”（《人间词甲乙稿》樊志厚序，或曰樊志厚即王之托名。）写得少也罢，小也罢，不怕，主要是古人所没有的才行。六一词不欲以沉着名之，不欲以明快名之，名之曰热烈，有前进的勇气。大晏是正中的蜕化，六一是冯、晏二人之进步。没有苦闷，就没有蜕化和进步，“不愤不启，不悱不发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。大晏只是蜕化而已，如蝉，由蛹蜕化为蝉；六一则上到高枝大叫一气。如其《采桑子》下片：

游人日暮相将去，醒醉喧哗。路转堤斜。直到城头总是花。

这即是大叫。再如《浣溪沙》上片：

堤上游人逐画船。拍堤春水四垂天。绿杨楼外出秋千。

第一句“堤上游人逐画船”，步步行之；第二句“拍堤春水四垂天”，平着发展；第三句“绿杨楼外出秋千”，向高处发展。打气要足，而又不致“放炮”。（放炮谓车胎打气太多爆裂。）人由蝉往往只想到吸风饮露的清高而不想到热烈。余之《荒原词》有“蝉声欲共夏天长”（《浣溪沙》）^①之句，意思是对而写得不好。一个大词人的作品不是使读者知，是要使读者觉到同感。六一词如夏天的蝉，秋蝉是凄凉的，夏蝉是热烈的。又如六一词《玉楼春》：

人生自是有情痴，此恨不关风与月。……直须看尽洛城

^①《浣溪沙》全词如下：享受宵来雨后凉。当窗支起小胡床。卧看风舞绿垂杨。词意渐随乡思减，蝉声欲共夏天长。此时争忍不思量。